

台湾当代长篇小说精品书系

山茶与露

洛/著

常君实/主编



华出版社

山茶与露

(台) 尼 洛 著

京华出版社

1995.10

(京)新登字 21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台湾当代长篇小说精品书系/常君实主编. —北京:京华出版社,1995.8

ISBN 7-80600-098-4

I. 台… II. 常…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台湾—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7608 号

版权号:京权(图)字:01—95—519

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07 北京张自忠路 3 号东院 1103 信箱)

北京广播学院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 64.25(本册 10.75)印张 1400 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一版 1995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89.8 元(全七册)

序

常君实

台湾的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种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有它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及其他一些因素。台湾现代文学在发展的历程上,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日据时期,一个是台湾光复以后。以台湾对于新文学的发展时期的划分,从“五四”到现在,均统称为现代文学。

一 日据时期的台湾现代文学

日据时期的台湾现代文学是指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起至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这个时期的台湾现代文学。一八九五年因“甲午之战”,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被日本霸占,日本统治者不仅对我台湾同胞实行独裁统治,而且强迫台湾同胞学日语,强迫台湾作家用中文写作。一九三七年,日本统治者发布命令,明令禁止中国的语言文学在台

湾使用和流传,企图从语言文学上奴役、同化我台湾同胞。并且日本强行废除全台湾所有的汉文文学机构。日本还规定台湾的青年学生如升大学深造,不得学习政治、法律专业,只能学医学。但是,不愿意做奴隶的台湾同胞抗日的怒火一直在燃烧着,大大小小的、各种形式的反抗日本统治者的斗争,一直在台湾全岛各地不断发生着,特别是“五四”以后,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更是规模一次比一次的壮大。这时期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压迫下的台湾爱国作家,很多人仍坚持用中文写作,在他们的很多作品中,都深刻反映了台湾同胞遭受日本统治者压迫的苦难生活,写出了台湾同胞的觉醒,写出了台湾同胞争取自由解放的殷切心愿和坚强信心。在一些作家被迫用日文写作的作品中,也有很多是写反日爱国的。这方面的代表作,也就是台湾现代文学史上早期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重要的有:赖和的短篇小说《斗闹热》、《一杆“称仔”》、《觉悟的牺牲》,陈虚谷的短篇小说《荣归》、《无地申冤》,杨逵的短篇小说《送报夫》、《无医村》、《鹅妈妈改嫁》,吴浊流的短篇小说《功狗》、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张我军的诗集《乱都之恋》、短篇小说《诱惑》,洪炎秋的杂文《闲人闲话》,朱点人的短篇小说《岛都》,杨守愚的短篇小说《元宵》、《中秋之夜》、《一对情侣》、《冬夜》,杨云萍的短篇小说《光临》、《黄昏的蕉园》,吴新荣的诗《道路》、《故乡的春祭》,吴希圣的短篇小说《豚》、《丽娜的日记》、《人间杨兆佳》,张文环的短篇小说《花坦之家》、《阉鸡》,张深切的散文《铁窗随感录》,林精的短篇小说《忧郁的面纱》、《憨猪仔舍》,陈千武的诗集《密林诗抄》等等。

二 台湾光复以后的台湾现代文学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被日本侵占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神圣领土台湾归还中国，台湾才又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台湾被日本侵占时，台湾的原有报刊都是日文的，台湾光复后，报刊等都要用中文出版，其他方面，也都要恢复推广使用中文，遭受日本压迫多年的台湾老作家和台湾全省同胞一起，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这时许多台湾老作家能够重新自由地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学进行写作，以极高的热情投入了新的创作，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但是，台湾光复后，从四十年代末期至五十年代，台湾仍是以农业为本的社会，经济不发达，社会不景气，人民的生活仍是在艰苦困难中过日子，台湾的作家大多是靠工薪生活，专业作家少，所以台湾现代文学在台湾光复后，虽然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少反映台湾人民生活的好作品，但总的说来，文学创作仍是不景气的。从六十年代开始，台湾从农业经济社会转变为工商经济社会，台湾的整个经济情况开始好转，报刊逐年增多，出版事业开始走向兴旺，提供作家发表作品的园地多起来，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才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七十年代开始，台湾的经济走向腾飞，人民的生活逐步富裕起来，文学事业的大发展也是必然的。现在

台湾有报纸六十多种,每种报纸都有文学副刊,而且版面是整版的,有的是对开两大整版。期刊杂志四千多种,其中文学杂志一百多种。出版社二千六百七十多家,多数是文学专业出版社。一般一本书出版周期,从发稿到出书为一个月。台湾的稿酬也高。文艺社团一百多个,各社团的一个经常任务,就是定期举办文学作品的评奖活动,奖励优秀作品的作者。台湾多家报社、有关部门和团体,也经常举办各种文学作品的评奖活动,重奖作者。去年一、二月间,我在台湾访问近两个月,了解到台湾各报社、文艺团体和有关部门设立的文学作品的奖励名称之多,也是令人吃惊的。另外,台湾一些大的工商企业,如嘉新水泥公司等,为促进台湾文化事业的发展,也设立了著作优良奖,其中包括文学作品。我认为这些有力的措施,对于促进台湾文学创作的繁荣,是一些重要的因素。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台湾的新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少新作,例如反映台湾农民生活的,钟理和的长篇小说《笠山农场》,台湾著名女作家张漱菡的长篇小说《翡翠田园》,宋泽莱的长篇小说《变迁的牛眺湾》,谢霜天的短篇小说《黑面庆仔》,王祯和的短篇小说《嫁妆一牛车》,张文环的长篇小说《滚地郎》;以抗日为题材的,孙陵的长篇小说《大风雪》的续篇《莽原》,孟瑶的长篇小说《这一代》,尹雪曼的长篇小说《迟升的太阳》,聂华苓的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反映青年恋爱和婚姻纠葛的,墨人的长篇小说《白雪青山》,华严的长篇小说《智慧的灯》、《七色桥》,赵淑侠的长篇小说《我们的歌》,张漱菡的长篇小说《意难忘》,小民的短篇小说《婚礼的祝福》;写中国留美学生生活的,于梨华的长篇小

说《又见棕树，又见棕树》，尹雪曼的散文集《海外梦回录》；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梁实秋的散文集《雅舍小品》、《雅舍散文》；写城市人民生活的，林海音的短篇小说《城南旧事》，等等。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台湾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片繁荣景况，出版了许多重要作品，如：林语堂的杂文集《无所不谈集》，墨人的一百六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红尘》，高阳的长篇历史小说《胡雪岩》、《清宫外史》、《武则天》《翁同龢传》，冯冯的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微曦》，华严的长篇小说《玻璃屋里的人》、《不是冤家》，王黛影的长篇小说《莎堡春梦》，呼啸的长篇小说《梦里人生》、《死亡弥撒》，萧丽红的长篇小说《千江有水千江月》，司马中原的长篇小说《春迟》、《狂风沙》，施叔青的长篇小说《牛铃响声》，林怀民的长篇小说《变虹记》，杜若的长篇小说《同是天涯沦落人》、《一百朵蔷薇》，白先勇的短篇小说《台北人》、《谪仙记》，王文兴的长篇小说《家变》，繁露的长篇小说《养女湖》、《轻舟已过万重山》，七等生的长篇小说《削瘦的灵魂》，徐蕙蓝的长篇小说《金缕曲》、《金色时光》，张淑茵的长篇人物传记小说《直心巨笔一书生——胡秋原传》，尼洛的长篇小说《山茶与露》，杨念慈的短篇小说《风雪桃花渡》、长篇小说《废园旧事》，郭良蕙的长篇小说《黑色的爱》，姜嫄的长篇小说《黑地》，陈映真的短篇小说《唐倩的喜剧》，依风露的长篇小说《飘泊夫人》，朱西宁的长篇小说《茶乡》，从苏的长篇小说《白色的网》，朱秀娟的长篇小说《女强人》、《大时代》，王拓的长篇小说《台北，台北》，杨青矗的长篇小说《流转的地灵》，廖辉英的长篇小说《盲点》、《负君千行泪》，陈艳秋的长篇小说《千缕心愁千缕情》，李冰的长篇小说

《陋巷春暖》，萧飒的长篇小说《小镇医生的爱情》，欧阳子的短篇小说《魔女》，丘秀芷的长篇人物传记《剖云行日——丘逢甲传》、散文集《悲欢岁月》，张有亚的散文集《石竹花的沉思》、《爱的轻歌》、诗集《爱的又一日》，柏杨的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西窗随笔》，艾雯的散文集《倚风楼书简》、《淦港书简》、《缀纲集》，胡品清清的散文集《今日情怀》，郑明的短篇小说《地获谷》、散文集《教授的底牌》，余光中的散文集《余光中散文选》、诗集《余光中诗选》，痖统的诗集《血花油》，罗门的诗集《整个世界停止在起跑线上》，以及丹扉、澎湃的杂文，等等，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深刻反映近二三十年来台湾同胞的生活与台湾的社会面貌，都是一批难得的佳作。

最近几年，在台湾文坛上，又涌出来一批生力军，如散文家张晓风，散文家、小说家林清玄，诗人、散文家张香华，散文家匡若霞，散文家王玉佩，小说家朱天文、朱天心，散文家应平书、风们子等等，他（她）们以一本本不同凡响的新作，受到广大读者的赞誉。

不过，这里还应当提到的是，就台湾几十年来，文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在作品的数量上，作品最多的是散文、杂文，其次是小说，再其次是诗歌，相对的说，话剧、电影、电视剧剧作及儿童文学作品就比较少些，这是台湾现代文学的一些比较薄弱的环节。

一九八七年，台湾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开放政策，允许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已有几百万人返回大陆与他们阔别四十多年的故乡和亲人团聚，其中也有不少台湾的作家。随着他们的到来，

越来越多的台湾文学作品被介绍到大陆出版。近几年来，大陆各地出版了台湾作家的一些作品，也成了大陆广大读者争相购买的读物，有的作品印数多达数万册以至几十万册，仍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一些台湾作家创作的电影和小说作品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与电影在大陆放映，观众就更多了。大陆的读者和观众从台湾作家的作品中，了解了台湾同胞的生活和台湾的社会面貌，也从作品中获得了有益的艺术享受。因为台湾是我国的一个省，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都是炎黄子孙，台湾同胞的一切，自然都是大陆同胞所热切关注的，台湾作家的作品在大陆受到广泛的欢迎，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近几年来，在大陆出版的台湾作家的作品，同台湾几十年来出版的大量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相比，台湾作家的作品介绍到大陆出版的，却是太少了。我们为了让大陆的广大读者阅读到台湾更多的优秀文学作品，同时也为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为国内外研究台湾现代文学的专家、学者提供一套比较全面的作品资料，我和京华出版社共同研究决定发起编辑出版这套《台湾当代长篇小说精品书系》。我们计划将几十年来台湾作家创作的各种体裁的文学名著系统全面编入这套丛书中，陆续安排在大陆出版。这样一套丛书，“五四”以来，在大陆和台湾、港、澳等地的均没有出版过。从出版史的角度，填补中国大陆和台湾出版史上的一个空白，编辑出版这套丛书，也是十分有必要的。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我们的人力有限，但我们当尽力去做好这项工作。

现在，我主编了四套台湾文学丛书，这就是：《台湾文学名著

大系》、《台湾散文名家名品丛编》两套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台湾名家散文丛书》已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现在这套《台湾当代长篇小说精品书系》，第一批书包括台湾著名作家墨人、华严、尼洛、徐蕙蓝、呼啸、张漱菡、王黛影的共七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又要由京华出版社推出与读者见面，我作为这些丛书的主编，实在有说不出的高兴。但这里还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丛书的出版，一个是这些书稿都是台湾台湾作家朋友推荐提供的，一个是得到大陆这几家出版社朋友的支持与合作，这些书才能得以出版，在此向这些朋友表示感谢。

一九九五年五月，北京。

——友谊和感恩都不是爱，就像
不能把今天的气温加到明天的气温上
使它成为阳春三月。

这一条巷子停电，所有的路灯全熄了，夜就黑得伸手难见五指，隐隐约约中，对面有三个人走过来，走得歪歪倒倒的，把巷子尽头透过来的一丝丝的光亮，全撕碎了。三个人搂头抱腰，像一堵墙似的，把这个原来就很窄的巷子，也全塞满了。这是深夜两点钟，说是不怕他们，又有些怕他们，还来不及躲闪哩，就撞了个满怀。

“是个妞。”一个人说。

“他妈的倒霉，怎么撞着个妞！”另一个人的声音。

对方的手，直拢过来，她想尖叫，却没有尖叫，因为她听出了一个人的声音，因此，大声的问：

“陈水林，你是陈水林？”

三个人怔住了。

陈水林的声音：

“啊，是你——”

“送我回去。”

陈水林犹豫着：

“只有几步路了，你自己不会走？”

“我要你送我回去嘛！”

不知道陈水林为什么会这样听她的？是因为她是楼上楼下的邻居？是因为她是个女的？但是，陈水林却真的把另外的两个伙伴撇下了，伴着她缓缓地走回来。

“你每天回来都这么晚吗？”

“也不一定。”

“有时不回来？”

她没有搭腔。

“睡到别人的被窝裏？”

“你要死了！”

他全然没有理会她：

“我只有条毯子，一条又脏又破的毯子。”

她不接着说下去，也不接着骂下去，因为她晓得他知道她，她不能在他的面前装成淑女，就像他在她的面不能装成正正经经的大人物一样。但是，她知道他对她有好感，她也喜欢他的傻傻的憨直，他的不知世事的单纯，他的孩子气的撒野，他的宽宽的肩，他的有力的胳膊……。她不常有梦，梦的时候，梦中的人，有时候像他。她不能给他说到这些，他当然也无从知道这些，梦只是梦哩，梦醒了，梦就碎了，就像小时候，伸手到溪水里去捧水一样，手在水里，捧着的水是满满的，等到把水捧出溪面，手里留下的，只是一些水的残滴。梦碎了，也有着那么一点点的残滴。他说：他只有一条毯子，一条又脏又破的毯子，难道又脏又破的毯子，就不能裹着个春天？但她不能给他提到这些，连给他透露一些这样的意愿、这样的暗示都不能，那是因为梦里常有他，梦在醒时碎了，碎了的梦，似给她留下一些碎了的残滴，如果那样，连残滴都没有了。

他显然的看不起她。她又怎能看得起他呢？三个人，在深夜两点钟的时候，结伙出去游荡，能是个什么好事？一身的汗水的

臭味、酸味、一身的油垢，一身的脏兮兮……。

到了，就在走到门前的时候，巷子里的路灯，突然全亮起来。停在门前的台阶上，她看看他，他也看看她，两个人所表现的，都是十分陌生的样子，本来嘛，他们原来就是很陌生的。三个月前，她在偶然中发现他住在她住的楼下，在偶然中发现，在偶然中注意，也在偶然中知道他的名字。事实上，要发现一个人，注意一个人，或知道一个人的名字是很难的，因为楼下住过很多人，现在也住着很多人，房东以床铺出租，床铺的租金，以天计算，住着的是各式各样的人，住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有的人住几天走了，走了几天又回来。他们是台湾中部来的，南部来的，东部来的。三大间房子，有时候住得满满的，有时候稀稀落落的不剩下几个人，三间房子的后面，有一间公共的浴室，有一间公共的厕所，浴室里的味道，厕所里的味道，直薰到二楼上来。她没有接触过楼下的人的生活，但是，她知道他们：他们原来是陌生的相识了，他们相识后再吵嘴、打架，他们在这里做了个朋友，然后又各有各的出路再分开。

陈水林在三个月前住进来，以后，是否有几天搬出去了，她不知道，她常在发现他的时候注意他，多看他几眼。他大概不知道她多看他几眼的那种情份，这个人，长了个大个子，像个空心大萝卜似的，没有个心，像是吃喝以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个小孩子。

两个人停在台阶上，像厨鸡样的相互的看了几眼。她想：他又要说到他只有一条又脏又破的毯子那一类的话，他没有说，如果他说了，她准会把他的嘴撕破，他不能说这样的话，谁都可以说，就是他不能，因为他曾经是她的梦，一个好梦难圆的梦。她本可以示意一下：上楼吧！她有个又小又精致的房间，她也不能，因为那也不是梦。

总不能相对着不说什么呀！她开口了，关心的：

“刚才你们要去那里？”

他没领她关心的那份情意：

“你管！”

“我可管不着，自有人会管你。”

“谁？——你说是谁？”

“警察。”

他大笑起来：

“你以为我们去做什么？偷一些？摸一些？——不做那种事。”

“那你去做什么？半夜了。”

他叹了一口气，一句话也没说。

她关心的情份又冒出来：

“现在做什么工作？”

陈水林耸耸肩。

“怎样生活？铺位的租钱，付得起付不起？”

他烦起来：

“问这些干嘛，船到桥头自然会直的。”

桥。她想起来了，提示的说：

“如果想讨个生活，不要这样晃晃荡荡的，你就去大桥头吧，快三点了，现在去了，正是时候。”

他知道她提到的大桥头，就是台北桥的桥底下，他去过，那里是个人力市场，出卖劳力的去那里，购买劳力的，也去那里。上次去了，被领班领到中央菜市场，帮着南部运来的果菜卡车，搬了一上午的菜，赚了二十五块钱。

他在迟疑中。

他催着问：

“去不去嘛？”

“去，去。”说是去，人却没有走，傻愣愣的借着路灯的光亮看着她，感觉到他和她在突然间稔熟了起来，也在突然间亲切了起来，她的眉，她的眼，她的玲珑的鼻子，她的有个性的唇角，以及她神情里表现出来的她的好心。

“借三块钱给我。——规费，我要给他们规费。”

她掏了二十块钱给他：

“拿去，剩下的买两包新乐园。”

“我只要三块”

“别跟我拉拉扯扯的，大男人了，怎这么娘娘腔咧。”

她把二十块钱塞到他手里，转身就上楼了，多豪侠的气概哩，她满足得骄傲连头都不回，她不要看他那可怜兮兮的感激的样子，她要他把它记在心上，记得牢牢的，记得扎扎实实的。

她每次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都习惯的把皮包任意一甩，甩到那张藤制的螺壳椅上，或是甩到床头柜上，然后纵身上床，把自己抛上去似的，任那弹簧床弹着、嵌着，一直等到浑身的疲乏，隐隐约约的褪去了些，才懒慵的爬起来，脱得一丝不挂的走进浴室里，打开莲蓬头，任喷出来的热水，从两肩上直冲下来。

她今天却没有那样，开了门，再开灯时，首先触目的，是化妆台上镜子里的自己的影子，那是一脸春风的自己，那是两腮胭红的心旌摇曳着的自己，她愣在那里，看着那两腮胭红，咀嚼着那心旌摇曳，她想着推开窗子，喊他回来，喊他上楼，因为她从来没有感觉到像现在这么寂寞过，也从来没有感觉到像现在的自我存在过。她没有推开窗子，没有喊他，她从来没有过的羞涩的感觉，从心田里丝丝缕缕的透出来，如果那样，那将是把捕捉到的羞涩毁了，把沉醉过的梦幻毁了。她鄙夷的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装出一个不屑的神情，镜子里的又原原本本的把不屑的神情还给她。在圆环夜市中宵夜的海鲜的味道，从胃里直泛上来，心

里有些酸楚，眼角有些润湿，有些想哭的意思了。

她没有哭，只是想着他，他真的会去大桥头，她没有去过那里，只听过人们说到它。不管怎样苦，怎样累，那是出卖劳力挣来的干干净净的钱，那是个正正经经的出路。——他可晓得他的意思？他可晓得她的用心？如果他不听她的话，她将再也不会理他了，说不定会找把刀子戳他几下子。她从来没有在内心对人这样好过，她以前有个李火生，李火生对她，只是个影子，一个淡淡的影子，一个被尘垢封满了的影子。记忆里，她跟李火生，像是爱过、恨过、哭过，事后想想，值得吗？李火生只是个小滑头，只是个混混，像现在莉莉有的那个屠全基一样，屠全基是个滑头，是个混混，谁都知道，谁都看得清楚，只有莉莉不知道，只有莉莉看不清楚，莉莉是多玲珑的人，有多玲珑的心窍，但是她的心窍全被迷了，连心也全碎了。

想想也好笑，怎么会拿李火生和陈水林来比，陈水林知道她什么呢？她知道陈水林什么呢？总共加起来，没说过三句话，没照过三次面，她知道的陈水林，是从南部来的，是从南部的乡下来的，听说台北是个花花世界，听说台北是个容易赚钱的地方，就这样单纯的来了，她十分清晰的记得，她第一次看见他，是个傻不里几的人，才过几天哩，就学得油嘴滑舌的样子了：“我只有一条毯子，一条又脏又破的毯子。”她又重复的想到他的这句话，想起时，心坎上有一阵刺痛的感觉。

他是不是不在乎她？甚至看不起她？两张十元的新台币，就能把他买了？买得贴上来？买得服服贴贴的？像他那样的人，在家乡的时候，难道会没有个女孩子，会没有个阿娇、阿春一样的女孩子等着他，像自己对李火生那样的。又想到李火生了，李火生怎么这样阴魂不散似的老缠着她呢，抛开他，想着自己吧，想着自己会是阿娇、阿春那一类的女孩子，想着溪水边的菊黄菊黄